

西河合集

春秋簡書刊誤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

稿

薛勳撰

春秋簡書刊誤

閔公

一條

一 昭無王 桓 宣 公 靈 平 夏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元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元

僖公

二條

二十 年 勤 天 勤 公 於 繼

那遷于夷儀

元

公會夷公作陳後同

元

春秋簡書刊誤

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元

公敗邾師于偃

元

偃公作纒

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孥

元

公及鄭公作犁穀作鹿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元

下公穀作夏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元

貫公作貫澤

按貫宋地梁國蒙縣有貫城卽貫城也然並無澤

公子友如齊蒞盟

元



公子下穀多季字泄公穀作菴後同

齊人執轅濤塗四年轅公穀作袁後陳轅頰亦同

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四年

茲公作慈後同

會王世子于首止四年止公穀作戴後同

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欸鄭世子華盟于甯母七年

甯穀作寧

甯母卽高平泥母亭寧泥甯總是音轉之誤

曹伯斑卒七年

春秋書列異

斑公作般

斑原通般經顏班魯班皆作般卽斑亦然內則馬

黑脊而般臂漢郊祀歌般般之獸

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欸盟于

洮鄭伯乞盟八年

陳世子欸下公有鄭世子華

此因前年甯母之會有陳世子欸鄭世子華兩人

故此亦攬入之不知甯母之會以鄭世子爲齊所

惡故鄭使世子請盟于齊則世子與會實鄭伯使

之也今盟洮以謀王室因鄭伯新服未得徵及故

乞盟向使世子得與會則鄭伯既使其子不必又

春王正月宋公御說卒九年

正月公穀作三月御穀作禦

正三字形之誤或謂是年夏齊桓葵丘之會宋公

子襄公新立而經稱宋子以宋公未葬故有是稱

則必會期與葬期相近似須三月不知諸侯五月

始葬雖春正至夏未晚也周制天子諸侯未葬皆

甲可以改服行事晉平之改服會溴梁亦猶此也觀

此則蘓軾之據晉平不改服因以責康王冕服

非周公之禮真無狀矣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年

甲子公作甲戌詭左舊本作詭

總不可考此非長歷所能推者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九年

殺公作弑

左傳以先君未葬故稱殺與後弑其君卓正有別

冬大雨雪十年雪公作雹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十二年三月穀作正月

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十四年

天 鄒公穀作繪後同

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十九年

會上公有公字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二十一年

孟公作霍穀作雩又穀別本作字

孟雩字聲誤而霍又雩形之誤總宋地而已

齊侯伐宋圍緝

二十一年

緝穀作閔後同

閔季閔

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速公作邀後衛侯速仲孫速鄭游速皆同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鄙勿及

二十六年

春秋簡書刊誤

四

鄙公穀作雋勿左作不

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公會夔公作隗

隗本狄族赤狄之以國為氏者晉叔隗季隗是也

若夔本蠻國與楚同姓皆祝融之後故此策書以

不祀祝融滅之而又改作隗謬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于溫

二十八年

穀無齊侯二字

天王狩于河陽

二十八年

鄭廷狩穀作守

晉巡狩可通守蒐狩而通守卽是字誤

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十二年

九年 齊會於翟泉

晉則會上公有公字翟公作狄

衛遷于帝丘二十一年于穀作於

鄭伯捷卒二十二年捷公作接晉士鞅盟于淮

晉人及姜戎敗秦于被三十三年

文公左穀秦下有師字

公伐邾取訾婁三十三年

春秋簡書明義

訾婁公作叢穀作訾樓

五

文公三十三年

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元年頹公穀作髡

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鞅盟于垂隴二年

隴公穀作歛聲轉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三年公穀無以字

王使召伯來會葬五年召伯穀作毛伯

晉侯驪卒六年驪公作謹

晉狐射姑出奔狄六年射穀作夜

取須句七年

句公作胸

須句卽東郡須昌與齊郡臨胸不同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七年

蔑公作昧奔上有以師二字晉公案補中

據策書晉襄公卒使先蔑迎公子雍于秦將立之

已而宣靈公遂背先蔑而拒秦于令狐其曰戰者

以秦晉有隙且是時秦多以徒衛送雍因之趙盾

公輩以師禦之若先蔑則並無師也左氏策書有誤

有先蔑將下軍語以使秦之人而忽作拒秦之帥

公已不可解公竟以師字攙入經文益買買矣

春秋簡書刊誤

六

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八年

雒公作伊雒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八年

公無而字

楚子使椒來聘九年

椒穀作萩

爾雅椒本作茱此又以茱誤萩者但楚詞申椒楚

大夫椒舉類皆作椒無別出字

楚子蔡侯盟于厥貉十年厥公作屈

楚子伐麇十一年

麋公作圈

麋本蠻國之有名者策書稱麋子其國在下雋巴陵諸地與卷讀圈之在河南郡者大別

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

年十一

公穀無仲字筐公穀作匡

秦伯使術來聘

年十二

術公作遂

同

術原通遂學記術有序即遂有序月令審端經術即審端徑遂但人名須有專字况此即西乞術尤秦穆三帥之有名者臯陶作咎由以音同也今術

卷二 次韻書別異

七

之與遂則終是變音字矣向使稱公子遂為公子術其能從乎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年十二

鄆公作運後同

世室屋壞

年十三

世室左穀皆作大室

太室是周公廟室世室則伯禽廟也左氏但作大室不指何公廟穀梁以為伯禽有太室又謬矣

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年十三

公會下無公字

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年十三

穀還上無公字非公作斐後同

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年十六鄆公作犀

宋人弒其君杵臼年十六

晉杵臼作處後齊侯杵臼卒亦同

古人名杵臼多矣此豈可以音同出別字乎

莖我小君聲姜年十七聲公作聖

宣公年十五晉國無宣公天子曰宣公

晉趙穿帥師侵崇年元崇未滅而宣公以要

崇公作柳年元崇未滅而宣公以要

春秋前書引崇 八

崇秦之與國即文王伐崇地也公收柳而曰天子

之邑則與策書晉將求成于秦而先侵崇以要其

成爲不合矣且晉固無道然伐天子邑亦安據乎

况後經有秦師伐晉報侵崇之役則經且不識而

故爲作異多見其陋劣耳

晉趙盾弒其君夷臯年二臯公作隼

楚子伐陸渾之戎年三

公穀俱無之字陸渾公作賁渾後同

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年五左無子字

夫人嬴氏薨年八嬴公穀作熊年九

楚人滅舒蓼

八年

蓼公作鄧

前事不可考

葬我小君敬嬴

八年

敬嬴公穀作頃熊

嬴熊氏固不可考若敬則諡也敬嬴係文姜為宣

之生母使宣公不以為母魯國不以為夫人則已

矣既已為母為夫人而立諡則亦何惡于嬴而致

有此作者好異徒欲于人名地名別出一音近形

近之字而不知此一字是諡有不可者按諡法甄

慈心動懼曰頃婦人無此諡

陳殺其大夫洩冶

九年

洩公穀作泄

春秋簡書刊誤

九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十年繹公作蕓

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十一年

辰陵穀作夷陵

辰陵陳地穀改夷陵而范甯註作齊地則與楚鄭

陳三國盟會何涉矣穀梁以為辰必楚地如辰陽

之辰故以南郡之夷陵別出之范註又誤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十一年寧公作甯

齊師伐莒十三年

公作伐衛

伐莒有前事伐衛則不知何事不可考

晉穀其大夫先穀年十三穀穀作穀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年十五

無婁公作牟婁

甯母亦作甯無以齊人蕘無為牟母總里音也

成周宣榭火年十六榭公穀作謝火公穀作災

成公年十五

王師敗績于茅戎年元茅公穀作買聲轉

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年二

首公穀作手公別本又作午

及國佐盟于袁婁年二袁穀作爰

春秋簡書刊誤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年三

虜公作將穀作牆

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年五首公作秀

晉欒書帥師救鄭年六

救公作侵

此晉楚爭鄭故前經書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而

後經即書晉欒書帥師救之如此而又改救作侵

則不特策書大篇俱可廢即聖經無前後文矣然

天子使名伯來錫公命年八

錫別本作賜

此簡書原是錫字惟胡傳本聖經誤作賜字反將左傳本俱改作賜而以錫為別出字謬矣按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元年天子使毛伯來錫公命皆是錫字周制諸侯即位天子頒以命圭使朝時合瑞謂之錫命此八年始錫故杜氏謂之為緩然其禮則昭然者穀梁胡氏不知禮并不知春秋一曰不正再曰不王總是妄說見文元年傳冬十月年十

晉公無此三字

春秋簡書別異

晉侯使郤犇來聘年十一犇公作州後同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年十二瑣澤公作沙澤

曹伯廬卒于師年十三廬左作盧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年十五公歸下有之字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荅丘年十六荅公作招

公孫嬰齊卒于狸脈年十七脈公作軫穀作展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年十八魴公作防後同

襄公三十一條

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

次于鄆年元厥公作屈鄆公作合

夫人妣氏薨

年四

妣公作弋後妣氏卒葬定妣皆同

會吳于善道

年五

道公穀作稱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年五

遂滅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此楚伐陳而晉會諸侯以救之也方秋會戚時原

有莒邾滕薛四國然已經歸國而遣戍陳矣及冬

楚再伐陳而又有是會則其不必與前會相同可

未知也不然前會有吳人郟人而此亦無之何耶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鄭

年七

曠人頑公穀作原鄭公穀作操

春秋簡書刊誤

十一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年八

燮公作濕後同

宋災

年九

災公作火後陳災亦同

據公傳文自言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則明是災不

是火豈經本又別出耶

遂滅偃陽

年十

偃陽地在彭城傳陽縣則傳亦地名之別出者

盜殺鄭公子駢

年十

駢公穀作斐

同盟于亳城北

亳公穀作京

京亳皆鄭地不過各出一地耳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年十一良霄穀作良宵

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年十二台穀作郚

夏取郚年十一郚公作詩音同

鄭公孫蕞會吳人于阿年十四

蕞公作蕞後鄭伯蕞卒亦同

衛侯出奔齊年十四

衛侯下公有衍字

春秋簡書刑誤

諸侯出奔例書名此簡書闕文公羊補之是也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年十六成左作郕同字

邾子貜卒年十七邾公穀作邾

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年十七桃公作洮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年十七

左氏無齊字

齊師伐我北鄙年十八齊師穀作齊侯

諸侯盟于祝柯年十九柯公作阿

齊侯環卒年十九環公作瑗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年十九嘉公作喜

陳侯之弟出奔楚二十年黃公穀作光後同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沙隨二十年

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邾畀我來奔二十年畀我公作鼻我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二十年

榆公穀作淪

公孫夏帥師伐陳二十年夏公作曠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二十年遏公穀作謁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春秋前書別誤

十有

奂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二十年

奂公作瑗後同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二十年

鱄作專

猶吳專諸之為鱄諸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

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二十年

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楚子使遼罷來聘三十年罷公作頗

宋災宋伯姬卒三十年伯姬上公穀俱無宋字

天王殺其弟佖夫

年三十佖公作年

年

叔弓如宋壘宋共姬

年三十

共姬上穀無宋字

昭公

四十四條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元年

弱公作酌齊惡公作石惡罕公作軒號公作澠

穀作郭

衛石惡卽石碯之後以上卿屢與盟會前五年衛
人討甯氏之黨因出奔晉經于襄二十八年書夏
衛石惡出奔晉是也公羊但知改地名人名以見

春秋簡書刊誤

十五

異而石惡又屢見盟會遂改作石惡但不知于數
年前之經何以漠然不一觀也吾故曰公穀胡氏
皆全然不知春秋爲何物者非妄語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元年

大鹵公穀俱作太原

大鹵卽太原故左氏策書亦曰敗狄于太原但簡
書是大鹵何必又爾

楚子麇卒

元年

康公穀作卷

滕子原卒

三年

原公作泉

遂滅賴

四年

賴公穀作厲

厲賴聲轉通字如漢書無賴作無厲可見

仲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五蚡公作濟穀作賁

叔孫婁如齊涖盟七年

婁公作舍聖經時本皆因此致誤今改正

叔孫婁即叔孫昭子叔孫豹之子也春秋策書或

稱婁或稱昭子或稱叔孫氏並不名舍其得名舍

者或叔孫武叔之子叔孫舒舒舍轉音可以別出

然其人不見于春秋惟哀廿六年左傳附錄有之

此時未能與國事也公羊好作異誤取武叔之子

春秋簡書刊誤

作昭子而胡氏聖經則又誤襲公羊本而自元迄

今遂至簡策二書絕不相對者凡七經亦慘極矣

今逐一改正真一快事後不再贅

齊欒施來奔十年

齊公作晉

此齊之欒氏也欒施即公子變之孫字子旗者與

高鮑皆疆族稱欒高氏今為子良同族所逐因而

來奔公羊目不見策書祇知晉有欒氏齊未必有

遂改齊作晉此真罔誕可笑之甚者說見毛氏傳

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十年

意如公作隱如後同

叔孫婁如晉葬晉平公

年十

婁公作舍聖經時本亦作舍今改正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年十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年十一

公三月葬尚速凡正月耶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祿禚

年十一 祿禚公作侵羊

季孫意如會韓起

至 于厥慙

年十一

厥慙公作屈銀

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

年十一

有穀作友

楚殺其大夫成熊

年十二

熊公作能穀作虎

公子慙出奔衛

年十二

慙公作整

慙之為銀以聲今為整又以形亦何必然

楚公子比弒其君子乾谿

至

谿穀作溪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年十三

殺穀作弒

公子比弒君賊且名未列于諸侯烏得稱弒特棄

疾非討賊耳正義謂此殺字如蔡人殺陳陀齊人

殺無知衛人殺州吁公子瑤之類

春秋簡書刑誤

十七

公子夷末卒十四年末公作昧

蔡朝吳出奔鄭十五年朝公作昭無出字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十六年蠻公作曼後同公作無之字

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十七年公穀無之字

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二十年鄆穀作夢

盜殺衛侯之兄縶二十年縶公穀作輒二十一年縶

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二十年寧公作甯

叔輒卒二十一年輒公作煙

蔡侯朱出奔楚二十一年朱穀作東二十二年五

大蒐于昌間二十二年間公作姦

春秋簡書刊誤

叔孫婁如晉二十三年

婁公作舍聖經時本亦作舍今改正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二十三年

婁公作舍聖經時本亦作舍今改正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晁沈子逞滅

獲陳夏馮二十三年

父公作甫逞公作楹穀作盈

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二十三年公至河下有公字

婁至自晉二十四年

婁公作舍上有叔孫字聖經時本亦然今改正

策書述簡書曰二月姞至自晉則無叔孫字可知也此與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無季孫字書法正同但不意二傳全不見策書且全不讀聖經如此

杞伯郁釐卒二十年郁公作鬱

叔孫姞如宋二十年

姞公作舍聖經時本亦作舍今改正

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至于黃父二十年

詣公作倪後同大心公穀作世心後同

有鸚鵒來巢二十年鸚公作鸛

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二十年

春秋簡書刊誤

己亥穀作乙亥陽公作楊

尤

叔孫姞卒二十年

姞公作舍聖經時本亦作舍今改正

鄭伯寧卒二十年寧公作甯後滕子寧卒亦同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三十年躒公穀作櫟後同

黑肱以濫來奔三十年肱公作弓

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

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于成周二十年

世叔穀作大叔莒人下公有邾婁人穀有邾人

定公二十條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年三二月公穀作三月

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年四拔公作枝年四

蔡公孫姓帥師滅沈年四姓公作歸姓後同

公及諸侯盟于臯馳年四臯馳公作浩油年四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年四

宋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年四

吳入郢年四郢公穀作楚年四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年五三月公作正月

齊侯衛侯盟于沙年七沙公作沙澤年七

晉士鞅帥師侵鄭年八士鞅公作趙鞅年八

公會齊侯于夾谷年十夾谷公穀作頰谷後同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年十穀田上有之字

宋公子地出奔陳年十地公作池後同

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年十安甫公作峯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年十

暨字下公穀俱有宋字

公會齊侯盟于黃年十二

齊公齊侯公作晉侯

魯定與齊景同謀拔晉故爲此盟乃又改齊作晉

茫然不知矣

卷三十一

公穀作三月

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十三年荀寅下公有及字

衛趙陽出奔宋十四年

衛公穀俱作晉

趙陽衛大夫趙氏名陽者以其黨于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戌故衛侯并逐之杜氏謂趙陽即趙厲之孫而正義據世本謂懿子兼即趙厲生昭子舉舉生趙陽是顯有明據而公穀極陋祇知晉有趙氏他國未必有遂奮筆改此此與前齊樂施來奔改晉樂施同一笑話祇前穀不改而此即同改鸚鵡有異翼與

春秋簡書刊誤

三

二月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十四年二月公作三月公孫作公子牂作牂同

於越敗吳于檇李十四年檇公作醉前齊樂施來奔

檇原有醉音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十四年牽公作堅又作擊

鄭罕達帥師伐宋十五年罕公作軒

此鄭公子罕後為鄭穆七族之一焉得有別出字

齊侯衛侯次于渠陳十五年渠陳公作遠陳

哀公十一年

鼷鼠食郊牛元年穀郊牛下有角字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年三啟公作開

此漢儒避景帝諱而未改復者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年四

二月公作三月殺公穀作弑

亳社災年四亳公作蒲

此勝國之社以舊都商亳故名焉得有別出字

春城毗年五毗公作比又作芷

城邾瑕年六瑕公作葭

齊陳乞弑其君荼年六荼公作舍

齊人取讎及闞年八闞公作仰後同

春秋簡書刊誤

三

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年十二鄆公作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年十三曼下公無多字

盜殺陳夏區夫年十三區公作彊

公與邾莒地公與邾莒地

公與邾莒地公與邾莒地

公與邾莒地公與邾莒地

公與邾莒地公與邾莒地

公與邾莒地公與邾莒地

公與邾莒地公與邾莒地

公與邾莒地公與邾莒地

西河合集序目

論語

四書索解

卷四

大學證文

卷四

大學知本圖說

卷一

論語稽求篇

卷七

中庸說

卷五

四書賸言

卷四

聖門釋非錄

卷五

逸講箋

卷三

汝南王恬曰漢唐無四書祇稱論語為小經別列孟

子于十三經中其與大學中庸之在禮經者各無與

也自宋人立四書名而元人取士竟以四書為經義

之首并造八比式名曰書義于是向之通三經四經

者今祇通一經而四書則無不通焉先生嘗言四書

為千聖百王一貫授受之學在聖功所始與聖道所

至悉具是書漢用策經法尚不失大義隋唐帖經則

文括問經則詰訓熟至八比一出而策經亡即帖括

詰訓俱廢絕矣按先生一生得力在嵩山廟市受賀

先生教但講大學而中庸論語孟子合一之旨並為

之貫嗣此讀經而經明論學而學通因矢志還山以

四書索解序目

後當勉註四書而初以仲氏先生早世恐其學不傳
先爲註易隨即以科塲闕卷恨春秋失夫子意作傳
如于卷而庵巖迫矣方初歸時尚醫痺杭州作論語
稽求爲大學證文諸書而旣而首丘念切仍葺蕭山
舊草堂居之門人過從者咸請先生說中庸而先生
以病中扶牀口授陸續完卷然而聖學與聖道則從
此可覘見焉前此先生每嘆曰經說之不終豈天爲
之乎第先生每舉疑義人必不解而先生必解之間
以所解者示人人率視爲固然事一似宿解本如是
者故門人王錫就先生之子述齋所輯疑義而專行

以句解者謂之索解使闕先生書者先拂于心而後
渙然以冰釋似亦爲學次第一大端也若聖門釋非
錄則以集註薄聖門太過十非其九實則聖門有何
非門人陸氏因錄先生所講者以昭雪之故首列索
解而終以是錄若逸講則先生講甚殷而惜學人鮮
記之者姑附此以志遺憾云

西河合集

四書索解目

卷一

柳下惠
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三家之堂

宗國

君子不重則不威主忠信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

無違

子畏於匡

有父兄在

微者微也助者藉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

冬日則飲湯

四書索解目

卷二

三年學節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氣壹則動志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

薦其時食

可欺也不可罔也

知止而后有定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

卷三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

父母惟其疾之憂

回何敢死

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

當仁不讓于師

夫子為衛君乎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兩馬

孟子定三年之喪

賜貨稱大夫

子使漆雕開仕

學而時習之

公山弗擾以費辟

樊遲請學稼

蓋微乎

者秦人之炙

冉子為其母請粟

冉子為其母請粟

宗廟饗之

無暴其氣

陳其宗器

與其媚於臯寧媚於龐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與下大夫言

虞仲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

鮮能知味也

喜怒哀樂皆中節

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

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諫

知也

鮮能知味也

鮮能知味也

喜怒哀樂皆中節

子貢問士
孟子自齊葬于魯反于齊
孫叔敖舉于海
費惠公

子路問成人
百里奚舉于市
衛孝公

卷四

四十而不惑二句，

六十而耳順二句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忠信重祿

必不得已而去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民無信不立

於斯三者何先去

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節

朝聘以時

作者七人矣

守死善道

知及之仁能守之

宋王

性相近也惟上知與下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

齊人將築薛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

滕定公文公

四書索解目

二

馬公使管叔監殷

益者不取而損之者
四十而不惑二句

忠信重祿
六十而耳順二句

卷四

衛孝公

費惠公

百里奚舉于市

子貢問成人

衛孝公

然以論書因更合索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稿曰

文輝克有較

四書索解

仁和王錫百朋氏輯

入不當其一

王錫曰四書無不解者先生嘗舉其不解者以示
人人無以應因之陸續質難得疑義百餘條思以
問世而惜學者之不能悉記之也今先生之子述
齋輯先生經集成遂抽經集中所已解而尚有待
者約若干條去其所解而錄其所疑名曰疑案以
句世之共解之予披讀再四深嘆經學難明毋論

四書索解

六經茫茫全無畔岸而祇此童而習之皓首勿釋
之一書且經漢唐宋諸儒自孔安國包咸馬融趙
岐陳羣何晏孔穎達陸德明輩以及孫奭邢昺并
朱氏集註歷有摠發而尚餘疑義真不可信然且
孔孟授受繼堯湯之學全在此書而不究極其根
柢亦何以即安特是卷原名疑案以為不疑則不
解而予謂必有以解之直是索解人不得耳一經
考索則世多學人豈無始而驚既而疑又既而剖
然以解者因更名索解吾願世之見之者但曰解
入當如是不當曰不求甚解斯庶幾已

柳下惠

康熙二十年予在史館聞益齋林公問六齋吳十二
上幸南書房問詞臣論語柳下惠集註云柳下食邑
名孟子柳下惠集註又云居柳下其一名而異註何
解眾無以應又
問朕記趙岐註孟子云柳下是其號號又何解眾亦
無以應

謹按柳下無正文可據其云食邑見左傳孔疏居
柳下見莊子註然總不知出何書且魯地並無柳
下一名後稽康鍛柳下在河內山陽縣然亦非地

四書索解

一

名若號則非居非邑益不可解

又按趙岐此註柳下惠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
號亦似有誤據柳下氏展係公子展之後名獲見
國語字禽見左傳又字季見國策莊子諡惠見列
女傳是禽與季皆是字而趙註以禽為名季為字
是名字且誤何況其號宜

聖人之疑之也左傳孔疏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

不以六律不
能正五音

上開制科試士有謁閣者益都相公問六律是十二
管非作樂之器三代後並無此物而五音不絕于世

何以非六律不能正五音上虞徐咸清曰五音是五層聲原未偏頗何必取正特聲無所寄故借十二管附合其聲虞書律和聲和者合也非正也又問祇五聲則何得合十二管曰五聲有四清共九聲又有二變并一變清共十二聲而聲之高下始備因借十二月布氣之管所云十一月黃鐘十月應鐘者別其分寸自黃鐘九寸起至應鐘四寸零止取其聲以爲五聲高下之寄然且每管有十二聲卽一管而旋用之可爲宮爲商爲角徵羽是以聲定律並不以律定聲正音之說實所未解其餘無答者

四書索解

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予於康熙丁丑住杭州客堂大病會臘月長夜不能寐呼兄孫詩講禹之聲章追何以蠡曰用之者多也城門之軌何以非兩馬之力曰用之者久也然則孺子於書理全未通矣經塗九軌而每門三門祇各一軌則塗凡一用而門必三之此正用之多而謂久何也且車之涉軌也門與塗同時無久暫也匠人旣造門亦卽造塗未嘗前年有門後年始有塗也乃以同時造軌同行馬之門與塗而比較軌跡明是一用多而一用少是城門二句反爲高子叻一左証門軌

之轍深猶之禹鐘之追益抵奪之語竟變而爲附和之詞初不意從來講師何以各質質而不一察至於如此時見子遠宗亦在側皆愕然不能答踰月甬東仇滄柱先生見過舉似之滄柱善舉文且有講義行世亦躊躇未應去嗣後無有以講義來報者

馬兩

古車多四馬謂兩服兩驂也此曰兩馬不可解據詰難之意正欲張馬力之多而反從減馬何故或曰儀禮贈士以兩馬謂乘車也此專以乘車言故但言兩則不然古乘車之數天子六馬諸侯及卿大夫皆四

西書索解

四

馬有云大夫三馬者雖不見禮文然於禮註亦有之唯士則一車兩馬儀禮所云贈兩馬祇是士乘車數耳公羊天子駕六白虎通天子馭六馬則天子乘車是六降而方叔四騏韓奕四牡與行役大夫之四黃四駱凡諸侯以下卿與大夫乘車皆四獨家語魯君以一車二馬遺孔子左傳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皆指士耳此所云城雖未必卽王國之城然豈有諸侯卿大夫皆不行而獨士行者若曰孟子身爲士故祇言士則孟子仕齊已在三卿之中豈得言論之間尚拘士禮諛矣况城門出入不止乘車凡

戎車田車喪車役車類皆出入國城皆是四馬則其云兩馬究竟何指惟好學者審之同感則歎季一

三家之堂

堂

或有問三家之堂者乎由大小宗通釋示之其人便點首去然註疏集註亦全不能解據論語一稱季氏一稱三家之堂似分似合原不可訓夫三家仲叔季也三家同僭不得獨坐季氏若僭在季氏則季僭已耳爾家又安得並受惡名且三家之祖非他一仲慶父一叔牙一季友也慶父叔牙以弑逆不得其死此在祭典不得立昭穆之尸食昭穆之牲而公然用天

四書索解

五

子禮樂世無此理且慶父叔牙一醜一縊皆季友一人所為季文武何人肯以成季與共仲僖叔並坐而擬三天子亦必無之事又且大夫兄弟皆各有廟孟叔季三孫俱魯國正卿豈有三祖三大夫共一廟者然則三家之堂何解耶

遲之有復者曰三家本異廟通言之曰三家之堂非共一廟也予遂作書與朱鹿田孝廉其書曰有言三家之堂異廟者此不特無據抑且無理諸書未有言三家之堂是三家分廟此無據也同廟則成季一家尚可行僭若異廟則慶父弑君時哀姜與聞尚殺之

於齊至不祔廟至僖公八年已歷三禘而始有致廟
之文見於春秋豈有仲慶叔牙得立專廟僭天子禮
者不惟魯人不肯季氏亦不肯也夫三家分廟禮固
自有但此歌雍之三家堂則不是共廟亦不是分廟
若是分廟則卽以孟孫一廟觀之共仲逆賊以罪斥
其爵其不得歌雍固已共仲之子卽公孫敖也敖得
罪奔莒死不許歸歸不許葬必其子立于朝哀請而
後許之然猶不許以卿禮葬夫卿葬且不許許其作
天子祭耶歌雍耶倘又降此則文伯之後竟將以天
子禮祭孟獻子莊子直笑話矣初不意讀孔子書者
竟不識三家之堂又不意四書之不易解且如此

四書素解

六

孟子定三年之喪

歲癸未春陳絨菴編修以母喪請予作題主陪事坐
客各問喪禮予曰僕亦有一問滕文公以然友反命
定爲三年之喪豈三年喪制定自孟子耶少頃孝廉
馬素菴曰以戰國久不行而今行之似更定也曰不
然據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行是周
公伯禽不行也吾先君亦莫行是滕叔繡亦不行也
此明指周初非戰國也然且嗜嗜曰至於子之身而
反之曰喪祭從先祖一似乎叛朝典亂祖制者豈狂

言乎時一堂十二席五十餘人各嘿然如喑者次日
坐客有踵門來復謂魯先君不行是近代先君不是
周公伯禽也。不知此又出高頊講章之言。然亦非是
也。魯自春秋至戰國無不行。三年喪者僖公三十三
年。薨文公二年。納幣相距再期。猶然以喪娶。譏之成
公三年喪畢。然後朝。晉胡氏猶以不朝。周刺其非禮。
昭公居三年喪不哀。叔向曰。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
之感。則近代先君何嘗不行。且本文明曰喪祭從先
祖。先祖者始祖。非近代祖也。

宗國

四書索解

七

宗國宗聖人之國亦不可解。聖人指誰。周公耶。抑孔
子耶。若宗孔子則在春秋早已有宗國之稱。如國語
舟之僑曰。宗國既卑。左傳公山弗狃曰。以小惡而覆
宗國。此時孔子尚在。未必如戰國後之共宗之。而其
稱歷歷斷非孔子可知也。若宗周公則開國元聖當
列國共宗。乃滕父兄曰。吾宗國子。貢謂公孫成曰。子
周公之孫也。利不可得而喪宗國。一似專指同姓之
國爲言。然且同姓宗魯。魯不宗同姓。總不可解。

陽貨

卷六

孟子述孔子見陽貨事。謂大夫有賜于士。直稱陽貨。

爲大夫孔子爲士此可解乎曾子倪魯玉許道及值
張叔明在坐但曰權臣以大夫自居而此弟因之以
重其罪則世無稱新莽桓溫爲帝而謂之重其罪者
且貨在當時並未敢以非禮自居也彼方納改玉之
請正僖閔之逆往往借禮法以助跋扈何嘗僭稱况
大夫士相見承摯餽問自有定禮若果非大夫則夫
子何難以非禮拒之如云夫子潛德過爲謙退猶之
微服過宋之意則記稱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初
方請見不許拒之甚嚴亦何嘗稍有依違而反以非
禮之餽俯首拜門是前倨後恭不惟非避患且適足

四書索解

八

以取輕也然而夫子以大夫禮報之孟子以大夫稱
之此在孔安國馬融包咸註論語趙岐註孟子皆若
視爲固然事而並不註及此是何說

君子不重則
不威主忠信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與主忠信絕不相接忠
信不指學若指學則威重反趨於忠信矣忠信又不
是固學之由若是固學之由則不重不威又不當作
不同學之由矣惟周章難明故近說分作四節一節
是一意老說分作五節亦一節是一意其分五節者
一重一學一忠信一取友一收過所云學則不固謂

學則不固蔽故須學此孔安國說也若然則至忠信
以下原復見在子罕卷何如直分之爲愈也此例底
何解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周易艮卦象詞本夫子
所作而曾子抄作已說亦不可解唐後儒者疑有脫
誤而宋范諤昌則反謂象傳大象文言皆非夫子所
作以曾子此語有難明故也然論語集解又以此文
連上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作一章而不在其
位二句又複見于秦伯卷總不可解

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

細書索解

九

桐鄉錢曉城攻周禮爲僞書以孟子五畝之宅註二
畝半在邑爲周禮作僞之一此本自坐舛錯以誣毀
舊經大不足道然其說則先仲氏亦疑及之據集註
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並非周禮且亦並不見他
經此不過禮註中有百畝之廬爲田中之廬里居之
廬爲國中之宅語因之漢食貨志有在野曰廬在邑
曰里而趙岐註孟子遂曰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
宅此集註所襲文也第其制有大難解者孟子方里
而井周禮亦以一里爲一井今毋論小城三里大城

九里各有多寡而卽以中城五里觀之五里者五
二十五里也每里九家而里居則四分之以爲四
三十六家之宅是二十五里統計所分雖至密亦
不過九千家宅耳乃孟子班錄之制與周禮別今亦
從周禮以五百四百三百一百限五等侯服而卽取
至減者以孟子公侯百里爲斷百里者萬里也萬里
萬井每井有八家則已得八萬家矣以八萬家之里
居而祇以九千家之地應之可乎不可乎可解乎不
可解乎北城中有宮所謂宗廟社稷朝市府藏諸區
又當在里居外乎

四書索解

十

又况禮註乖謬謂此里居在邑實爲農民冬月入城
保城之計吾不知其語始於何人要是大不通之言
國家守封疆農隙入保當在疆邑定無有撤四境之
民公然入城而棄土地于寥廓者倘有竊發敵人
用兵而至城下矣此大亂之道也

子使漆
雕開仕

施少叅講學湖西有客問子何以可使漆雕開仕少
叅曰子焉能使開仕但可以仕耳此虛詞也客曰不
然但可仕則當如伸弓可使南而韓愈文可以出而
仕矣明着可字是文無有也且惟實有仕處故可使

任若虛使之是教之自衛且于進也而可乎少叅無以應

無違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此無違正對孝字卽論語幾諫章所云不違中庸哀公章所云順親者此下原不得增加一字乃以恐涉從親之令必增數字于無違之下則理卽禮也理者義之則禮者事之則也旣曰不違於理則其說已明何必又向樊遲補出禮字且理與禮同音旣曰不違理又曰不違禮則必自辨曰我前所言者是玉傍之理今所言者是示傍之禮直

四書索解

十一

笑話矣順治辛丑予與姜京兆飲胡司寇宅時司寇方爲江南副使有江西胡侍郎子在坐作酒明府令手一觴遍屬坐客有能于無違二字代一口語免飲各露醉無能代者

學而時習之

學而時習之學作效解在爾雅荅頡篇以後字書原無此訓且效亦不可時習效兼善惡萬一效惡如左傳尤而效之效小人而棄之則習惡矣而可乎但此字有兩義一是虛字如學文學道學裘學箕是也一是實字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學之不講學記七年

論學說命念終始典於學是也此學亦是實字自當實有所指乃歷考諸經凡學記至學夫子志學尚書典學皆不知何所指實卽此開首一學字亦模糊讀過究不知實解當以何字代釋之也此亦一疑案也

子畏於匡

子畏于匡論語凡兩見此是夫子蒙難一大關目豈有讀其書而但曰地名地名全不識爲何國之地者一謂是魯地則魯原有匡邑所稱句須爲宰者是也但夫子周游在去司寇出走之後係定十二年至哀八年而然後歸魯此時未能旋返游父母邦也若謂

四書索解

十一

是宋地則其說是莊子文而孔安國註論語引以爲據然考夫子去衛後止如宋一次卽已遭桓魋之難論語所謂桓魋如予何孟子所謂遭宋桓司馬者此是實錄未聞復遭匡難若然則夫子過宋當兩微服是笑話也若史記世家直指衛地謂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以孔子貌類陽虎因虎曾暴匡遂止孔子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則陽虎與衛邑風馬牛不及焉能暴匡且甯武子仕衛在僖公年歷文宣成襄昭五公而後至定之十二年是在甯武時孔子未生在孔子畏匡時則甯氏族滅已久

其間相去實一百五十年而謂爲其臣而藉其解
難直笑話笑話也乃有又謂在陳地者見集註卷首
則更可怪夫子初適陳當桓司馬之厄是時至司城
貞子未嘗畏匡其次適陳爲蒲人所沮雖蒲與陳近
難又明白可據者展轉不解乃細按其文則集註卷
首載史記世家原文而又刪改之世家原云去衛將
適陳過匡則匡在未適陳之先故是衛地以有將字
在也集註乃刪去去衛將三字直曰適陳過匡則陳
地矣是又不善讀史記而誤刪之者然則匡固何在

四書索解

三

也

公山弗擾
以費畔

公山弗擾以費畔更不可解據集註弗擾與陽虎共
執桓子據邑以畔此大可疑者陽虎執桓子在定五
年傳但曰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
此時無公山不狃共事也若據邑以畔則在定十二
年墮費之時經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然後
費宰公山不狃據費以畔是時夫子已爲司寇親命
魯大夫申句須樂頎伐不狃逐之奔齊而仲由則又
身在帥師墮費中焉得有名孔子與子路不悅之事

乃公羊穀梁全不載及而其事則又無他書可據究竟何解

有父見在

客投考文爲有父兄在題其文大不流暢一似格格有物者初疑其人善屬文何便至此旣而思之曰題自難明文安得達時在坐者不解乎意乎便問聞是聞個甚麼曰據高頭講章是聞義理何故聞義理曰以他章有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從義理講也然則此義理是可行者否曰可行何故可行曰以下文聞斯行諸可以聞斯行之也若然則天下有聞義理而必

四書索解

十四

稟父兄而後行者乎曾子聞一貫必請曾皙仲弓聞不欲勿施必稟之駢剛之所生此又笑話也然而高頭講師亦自謂難通謂父兄長老之稱而作文者亦遂依違其間支吾不決殊不知說自難通不關此數諺云要好問三老以作事言學問無是也縱曰欲抑其勇則但告之以徐徐已耳安得以長老歷之學問非長老所得歷也凡此皆欲則言之而必不能者然則何解矣

樊遲請學稼

樊遲請學稼初發問時值禾中孫肖夫菰城江岷源

在坐俱無定解最後問朱鹿田而得之然前儒亦早有見及者特未經指出耳遲既非沮溺甘于石隱亦定非真欲霑體塗足作農人者若以爲粗鄙則應告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以爲瓊屑則當啟之以大經大法治已治人之道乃徒以君民相感爲言已難通矣且其申言叠喚一似遲欲招徠天下之民而不可得者豈聖人之言而全然如大霧中鍼乖鋒錯至於如此况遲仕叔孫獨有能名其在聖門亦在顏閔下有數之士而乃鄙之斥之以不明其書而反厚誣其生平豈可爲訓試問焉用稼用字何解

四書索解

五

徹者徹也
助者藉也

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孟子爲助徹分解若據春秋三傳則皆云徹者十一而藉又云穀出不過藉則仍兼助法其所云徹要是通助之義而集註徹法別有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一十二字誠不知其語出自何書然顯與春秋傳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與孟子省耕省歛補不足補不給以及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至下食五人諸語全不相合然既至此說亦宜畫一乃于請野九一而助節又

註云周之徹法蓋如此則豈有祇一徹法而屢變其

說了無定準若是者孟子云雖周亦助徹卽助乎抑
徹者通助者乎請實解之

手盍徹

哀公以年饑問有若此是夫子爲司寇後魯君頗重
儒術故特來造請乃以國用不足之際反使減稅已
屬不情況告君之詞須有着落徒作君民一體語謂
足則俱足此豎儒之見輕於帝王者而謂大賢出此
乎哀公所問不足者用也用出乎賦從民與君邊言
賦者與也有子所答盍徹者賦中之稅也賦與稅總
出乎徹而稅則履畝而獲祗從君取民邊言稅者取

四書索解

十六

也故稅一稅二祗通貢法在鄉遂之間而賦兼用助
合國中四郊以及都鄙山澤聯九賦以足國用是此
一徹法而或貢或助或賦或稅或取或與必有一的
確經濟生乎其間是以春秋有兩書法一曰初稅畝
則前此宣公加稅也一曰用田賦則後此哀公加賦
也哀公爲此問將欲加賦有子爲此答先請減稅則
其與不與足不足之故自有實解何得以門面話溷

應之

公行子有

子之喪

公行子有子之喪不知是喪親是喪子今高頭講章

皆曰公行子有人子之喪其說無據惟孫奭疏曰其子死也然亦不解何故往以問朱鹿田鹿田曰禮稱執親之喪其親死也中庸稱父母之喪父母死也檀弓稱曾子有母之喪是其母死又稱子路有姊之喪是其姊死經有文例焉可亂道此說甚快但公行氏雖屬貴臣然祇是子死焉得使盈朝赴弔致右師孟子中賢一肆皆至如此此時誰後誰主喪弔喪者抑

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

四書索解

十七

據集註謂食色是性此告子所曉故以嗜食喻之則嗜食在內與敬長在外此告子自爲分別之語而我復以此應之是附和而非折辨也且於夫物則亦有然者也亦全無解說何也

冬日則飲湯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與嗜秦人之炙二句相反集註曰卽嗜炙之意固齟齬矣且使難者進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果在外非由內也何以解之

舟子與之粟五秉

子華使齊集註謂爲子出使則冉子請粟便自難通

夫子弟設教于魯之闕門並無食采焉得有廩餼芻粟可待頒給且其請入量寡多卽司財之宰也漢世學官有都養弟子然止主饗飧不主財用想夫子當時未必有此然且強請強與任意不顧以爲夫子之粟與則夫子與少冉子安得與多以爲冉子之粟與則夫子止與十六斗而冉子竟五十倍之與之八斗是不惟冉子未仕已自富於周公必無是理浸假有之而旣欲私與則不必請旣請而再請則雖欲私與亦斷不得多銜富耶市惠耶抑矯夫子之吝耶此其所失將不止繼富一節爲可議也何謂也

四書索解

六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稿
又初晴稿

鈞禹金鞍
詩編裏

四書索解仁和王錫百朋氏輯

三年學不至於
穀不易得也

三年學不至於穀孔安國以穀作善不易得言無不
至于善者此亦近理但于不易得語氣似稍未合若
集註改至作志謂三年學久不志於祿為難得則世
無三年便志祿者古者為學入仕皆有年限如比年
入學七年論學二十三十博學必至四十五十而後

四書索解
卷一

可以仕故鄉人升俊士司徒升造士不過使之入鄉
學入大學必至學成之久而後司馬論官則已在二
十三十之後故曲禮內則皆曰四十始仕此年限也
若周禮司徒職三年大比賓興賢能則但升鄉學以
入國學之期其云三年者特以兵農諸大政皆三年
比較謂之比要而升造之期則亦以此為斷然是升
造之三年非學三年也徐仲山曰以就傅之年計之
則三年祇學樂誦詩之年以升鄉學升國學之年計
之則三年尚未小成焉得志祿

宗廟

大孝章宗廟饗之章句無解大全東陽許氏謂此宗廟當從舜身上說舜傳禹禹卽位祀舜爲宗此是杜撰之言按國語與祭法皆云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未嘗云宗舜也且此宗字與祀舜爲宗之宗皆是宗祀之祭不是宗廟古者祭五帝于明堂以開王之宗配之始謂之宗如所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是也况此宗廟饗所以誦孝若宗廟饗舜則與舜孝何涉又况此句與下章同文周立宗廟亦可云從武王身上說但饗武乎

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

明書索解
卷一

一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二句不可解集註心有所不安但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請問心如何不安心旣不安則氣如何可助心且氣是何物必欲助心將如何求氣法此際不容統籠說過了時東陽盧元侯盧子遠嘉興陳自會同邑莫蕙先樓象明十餘人在坐各無以應又次日江山洪孝標山陰何道生見孫詩五人在坐亦無以應越三日取大全來看則朱子又云如念慮之失但當求之於心而不更求之於氣夫不求於心告子所自言也今反曰當求之於心是解告子語而反其所言言不可也且何

以求氣仍不解也。乃朱子亦自知難明。又云。假如應物有差失。接人有差失。皆由氣之應接失其道也。自當悔過謝愆。補其差失。告子則任其差失。更不悔過。謝愆以補之。夫此氣卽周身呼吸之氣也。吾不知應事接人。何以全藉此呼吸之氣。卽以此呼吸之氣。應物接人。何以有失道。且旣已失道。自當仍從此呼吸中求補差失。何以但悔過謝愆。便謂之補。便謂之求。助此皆不可解者。

無暴其氣氣壹則動志

暴氣卽是氣壹然。亦不能顯然言之。且氣如何是暴。

四書索解

三

如何是不暴。亦仍無解者。孟子以蹶趨動志舉暴氣。氣壹之一端。然請于蹶趨外再舉一端。亦並無有朱子曾于蹶趨外更求其說。但云如當喜當怒。便是持志。喜怒得過分。便是暴氣。則愈不明白。夫只此喜怒而得當。是志過分。卽是氣。則志之與氣。總是此一物。全無分別。何以知得當屬志。不得當屬氣。且當喜當怒。是志爲政。喜怒之過分。則喜怒爲政。此時並無有暴喜怒者。其所云過分。是氣自暴。與蹶趨之暴。其氣迥不同也。且蹶趨則暴氣。暴氣則氣一。故足動志。若喜怒過分。失中而已。志何以動過喜。則動志將不及。

喜便得志耶且喜怒是情以春秋傳言之則卽是志人之六志受天之六氣以生是氣生志非志生氣也且是天之氣非人之氣也乃不學之徒東指西指謂蹶趨可動志則必是耳目手足之屬遂有以謹步履慎視聽爲不暴氣者吾不知耳目手足何以可餒可剛大可克寒天地將天下有浩然手浩然足者此又一笑語矣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

學不厭教不倦四書凡三見其在聖仁章則學誨承聖仁祇一事也孟子雖無聖仁句而引書在聖仁章

四書索解

四

亦卽此一事也惟此有默而識之句而上下不接集

註直分作三者則又不可解默識是何事祇是默識

不過學中之一端安得與學誨爲對待乃附會其說

有謂默識是知學是行者按識讀作知集註有之但

知不得言默天下無知識而可有聲響形諸外者若

謂不藉人講求則人自不言不可謂已默也默在人

不在已也有謂默識是心學學是身學者則集註有

云默識默記也謂不言而存諸心也是其存心者有

所記之物非心存也猶中庸施諸已而不願有所施

之物非施已也記心非心存卽不得謂之心學是學

加身字尤屬添出則但列三目而欲明明指其一亦未易事也

陳其宗器

宗器不知何物章句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諸器當之便不可解考赤刀大訓諸器見尚書周禮名曰玉鎮又名大寶器不名宗器惟大喪大饗則陳之故顧命陳此器大禘大饗陳此器在春秋時祭並無有也且禮器各有名物不得混稱左傳重之以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則在諸經原有宗器二字而以大寶器當之可乎則何物乎

四書索解

五

薦其時食

時食亦不知何物章句以春行羔豚膳膏薺夏行腍鰠膳膏臊四句當之更不可解考此四句是內則膳食文在周官庖人內饗亦見之所以供王后世子之膳羞者原名饗食故四句皆有膳字謂肉之煎和可供饗飯者非祭物也周官內饗掌王后世子割烹并煎和之事而至于廟祭則但掌割烹而不及煎和何則以前和饗味鬼神所不饗也今膳者煎和也鬼神饗煎和乎乃或者又謂禮原有時食如王制時薦明有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類月令四時薦新

明有薦鮪薦麥薦黍薦含桃類此則較章句稍有引據然又是薦禮不是祭禮春秋本時祭其所云薦卽薦醴薦羞之薦非薦禮名也且祭物有定數矣鼎俎銅芻各得限制自迎牲薦腥薦熟後猶是庶牲而烹之爲鼎聶切之爲俎和菜而羹之爲鉶並未有加于庶牲外者卽陪俎附俎稍有增減亦不過就牛羊豕夫等而燔炙之或膚脂之誠不審何等時物且用之何時何所何薦享之際此豈容質質無一解者

與其婚於奧寧婚於竈

婚與婚竈不知如何婚法經無明文集註以五祀祀

四書索解

六

竈之禮解兩婚字謂禮凡祀竈必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自此註出數百年來皆奉爲不刊之經不特是書必如此解卽祀竈之禮亦安敢更有他說而竟不然者予嘗疑家室之奧爲男女寢處衽席猥褻之所豈可祀竈後考禮註知逸中霽禮文明云凡祭五祀俱在廟始知家室之奧果不可祭然猶疑設主其所必家之費室祭于奧者然後是廟室之奧及考月令祀竈禮則直設主在廟門外之東首以祭廟時必設竈陘在廟門外之東所以安饌而熟腥牲于其中故祀于其處並非家之費室若所云

祭其所者節禮器祀先炊之人所云老婦之祭盛于
盆尊于餅者據特牲記註亦是祭廟時至尸食竟而
祭饗神無祭所之說然且戶與中霽其迎尸祭奧在
廟室之奧而門行與竈則皆在廟門西室之奧則集
註所云奧有常尊者不惟非家奧并非廟奧廟奧常
尊門奧不常尊也吾不知其婿奧者將何以婿也豈
舍此又別有婿奧法也何謂也

可欺也不
可問也

非有仁焉一問原屬可疑惟知聖學者則此卽忠恕
一貫誠意去惡不自私自利以至大學絜矩中庸成

四書索解
卷一

七

物皆是一串故先仲氏云初疑宰我亦聖門有名字
賢哲何便迂遠至此及通讀四書始知與曾子爲人
謀子貢博施濟衆夫子老安少懷禹稷已饑已溺孟
子獨善兼善同一千聖相傳最切最要一實在學問
而窮極到底因有此問是以集註云宰我信道不篤
而憂爲仁之陷害此奚落聖門太過萬不如孔安國
云欲觀仁者憂樂之所至爲最當蓋宰我惟恐人有
陷害未嘗憂爲仁有陷害也然可逝不可陷在舊註
今註俱自明白惟可欺不可問則從來鶻突豈非之
有人仍是子虛作欺人語耶抑否耶集註旣無解而

大全或問則謂可欺繼可逝朱子亦以爲是然又云
可逝是就一事說可欺是總說其理然究不明白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泰山明堂不知所在惟趙註云本魯地而後爲齊有
然亦不註所始并不解何用以爲巡狩耶則燔柴祭
天壇而不屋明堂焉能柴且柴至上帝明堂五室至
五方五帝卽有祭亦不相合也况西南諸嶽無有也
以爲王者聽政之所則聽政朝寢自有定位未聞周
王聽政在東魯者卽四郊迎氣十二月聽朔在鎬京
自有明堂卽東都明堂尚不之及而謂有周共主必

四書索解

八

四時東幸十二月遷魯以頒政于十二堂謬又謬矣
况王政者王者之政乃專舉文王治岐爲言其立言
之意亦必有在而世俱忽之此何故耶

知止而
后有定

大學知止而后有定止非空止卽在止于至善之善
也善必始乎知而后進乎行則始曰知止卽是知善
繼曰能得卽是得善知善則不捨善以著善得善則
必由學修以幾于盛德至善此在大學後文原是一
串但舉其要者提領之而解者沒去善字遂至汎言
知得似于致知誠意外別有本始而大學功次竟兩

岐矣。試觀先后二節，其功次秩然，疊疊如貫而攬此節于其中，何以解之？其後羣儒競起，如王柏、葉夢鼎、董槐、吳澄輩，皆不契章句，補傳欲攬此節于知本，知至之前，謂之釋格物致知而明之，蔡清又欲攬之於則近道矣。之後，大學割裂殆盡矣。畢竟此節作何着落，是誠意是致知，必有能解之者。

與下大夫言

大夫言

大夫言

大夫言

大夫言

大夫言

大夫言

大夫言

大夫言

大夫言

大夫言

大夫言

大夫言

大夫言

大夫言

大夫言

大夫言

大夫言

大夫言

大夫言

朝與上大夫言，孔註云上大夫卿也。與下大夫言，則並不能解，嘗以此問張南士，云下大夫之名見于王制，然考王制註亦不大了。據云列國三卿皆有下大

四書索解

九

夫五人三卿者，司徒、司馬、司空也。天子六卿為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六官侯國置三官，而不敢居六。且又取三等之次居之，如冢宰司徒是一等，而不敢置太宰，祇居司徒是次也。然而上大夫卿但有三官，而于諸大夫中則六官備具，謂之下大夫。如司徒下有小宰、小司徒、二人，司馬下有小司馬一人，司空下有小司寇、小司空二人，共五人，謂之下大夫。五人其祇列五小，而闕小宗伯者，仍不敢備六，以與天子等也。乃予則又有疑者，從來大夫之名上可以通卿而下可以通臣，宰皆兼大小正貳，為言此五人五

小卽卿之陪貳皆臣屬也顧又有不然者如魯之三官則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卿也乃有公子翬求太宰臧孫紇爲司寇夏父弗忌爲宗伯則皆是上大夫皆不稱小是下大夫中原有上大夫在其間故孔疏云上大夫是卿則下大夫中當又分上下先仲氏嘗言夫子爲小司空是爲孟孫氏之下大夫及爲大司寇則始進爲卿而特加大字爲上大夫以爲此下大夫原兼上下二大夫而爲言者也然而上大夫臣屬不升公朝必進爲大夫而後可共立于朝寧之間如公叔之臣大夫僕必後爲大夫而

四書索解

十

始曰同升諸公左傳子伯季氏初爲孔悝之臣而旣爲大夫然後曰新升于公今儼然在朝則是升公之大夫其于玉制之下大夫中或正或貳或大或小不知何等且不知夫子是時其于上下大夫當身居何等雖孔安國不能註然豈無註之者也此豈可畧也

謹按王朝小宰小司徒諸官皆中大夫爲之似侯國五小稱下大夫者原是降等故有謂夫子爲司寇加以大字卽不在五小之列然又與孟孫氏正卿分作正副則與上大夫卿又稍不同或者如王制以中大夫作六官之副故此分上下而夫子身

廁其中當是中大夫但侯國中大夫不見禮文因亦未敢遽定爲必然耳

夫世祿際固行之矣

世祿有兩說一謂世祿卽世官畢命世祿之家孔安國註世有祿位也古祿隨位行有位斯有祿故論語天祿永終亦作永保祿位解觀國語范宣子歷序世爵自陶唐迄今死而不朽而叔孫穆子曰此之謂世祿不是不朽正謂世祿者世爵之別名也然而世祿勝固行之與井法何與以爲封建與井田相表裏行世官卽是行井田所自始也一謂世祿是世卿大夫

四書索解

十一

子弟世世受祿據禮註夏制王國世祿侯國不世祿王制云內諸侯祿又云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是也商周則中外卿大夫皆得世祿祭義云殷人貴富注臣能世祿曰富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故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是也然而春秋世官不世祿而此反云不世位而世祿固已難解且官族煩多旣使食其采地至有過而後奪之如周制副田祿仕田之類當亦必有限制或以世殺或以親殺使那甸土地足任頒給乃禮文茫然卽禮註亦周章獲

略並無成說而集註則云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而成材則官之若不可用亦使之不失其祿則既非世官與畢命世祿之家叔孫穆子所解世祿俱不相合而且詳於授官而畧於給采并不知其語出自何書必欲使世祿二字瞭然昭著于人間亦未易事也

虞仲

四書註姓名多有顛倒人祖孫父子者曾西卽曾申本曾子之子而註曰孫虞仲卽虞中本仲雍曾孫而註曰仲雍是也但曾西註曾子之孫直是誤註無可解者若虞仲註仲雍則雖是誤註而反費論說仲雍

四書索解

十一

係泰伯之弟同逃荆蠻繼泰伯爲君此商諸侯也及武王得天下大封同姓則然後以仲雍之孫名周章者封爲吳君繼泰伯之後而以周章之弟名中者封之於虞繼仲雍之後是爲虞仲謂中卽仲也是虞仲之虞以封虞得名猶毛詩稱泰仲尚書稱蔡仲繫封國以爲號者雍不封虞於虞號乎何有然而左傳云泰伯虞仲太王之昭則直以虞仲代仲雍矣然猶曰此追原虞仲封國所始以爲此虞之封國實由於太王之昭猶之稱魯衛毛助爲文王之昭周公不之魯而以封國爲文昭魯仍是伯禽虞仲仍是中原無誤

也及讀漢書地理志引泰伯至德虞仲夷逸以爲虞仲卽仲雍而後之爲系譜者註左傳者皆曰仲雍一名虞仲且有隱相巧証者按系本曰吳孰哉居藩籬而宋衷解之謂孰哉者仲雍字也雍本熟食名而孰與孰通因取爲字其說已怪然而吳地記曰仲雍之家在常熟縣西海虞山上則一地一山與一字一名恰相脗合是豈地之名熟果以字熟而山之名虞真以虞仲爲雍名也與此何解與

周公弟也
管叔兄也

又有顛倒人兄弟名者子糾是兄小白是弟而集註

四書索解

十三

曰小白兄子糾弟管叔是兄周公是弟而趙註曰周公兄管叔弟其謂小白兄子糾弟者則直是誤註不必解也何也以諸書有明証也若周兄管弟則各有所據似亦未易猝辨者孟子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卽史記世家亦曰文王有同母十子與伯邑考二武王發三管叔鮮四周公且而趙注則曰周公以爲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以爲周公兄也故望之則直顛倒矣然而孔安國註金縢亦謂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放言於國以誣周公嘗以此質之張南士南士亦謂此事有可疑者三周公稱公而管叔

以下皆稱叔一周公先封周既又封魯而管叔並無畿內之封二周制立宗法以嫡弟之長者爲大宗周公管蔡皆嫡弟而周公爲大宗稱魯宗國三若尚書孔疏釋流言所起謂殷法兄終弟及三叔疑周公爲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則亦以爲公次武王其弟及與殷法合故流言則趙氏所註非無據也其孰是孰非亦槩乎未有定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

夏后貢法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此在禹貢所載甚明謂田賦九等必比較豐凶以定高下之則此謂立九

四書索解

十四

賦之等有然非謂初間計豐凶久以後豐凶便不顧也乃曰凶年糞田不足則必取盈又曰使民終歲勤動不足養父母又稱貸而益之則殘虐特甚唐虞三代皆有荒政夏后立法獨無周卹賑給并薄征散利諸典見于司農薄征卽後之捐租散利卽後之發粟若然則省耕省歛補不足與助不給所稱夏諺休助者孟子自茅自指矣此豈可無解而因文立訓漫無識察如此若謂此貢之流弊則雖徹與助誰無流弊而獨以貢言之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從來訓作潔白似乎舍此

無可訓者然潔白何指耶夫道德無言潔白者惟志
行分清濁則有是名故夫子稱丈人欲潔其身孟子
稱西子蒙不潔又稱狷者爲不屑不潔之士司馬遷
稱屈原其志潔大抵獨行自好者始有高潔之目此
非聖德也况白則從來無擬及者惟夫子自云不曰
白乎涅而不淄祇以不爲物汚與屈原傳之皜然泥
而不滓語同仍是高潔意豈有曾子擬夫子反不若
子貢之如天如日宰我之趨堯越舜而僅云潔白非
其旨矣况潔白二字曾見之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
此但以物言並不以德言也

四書索解
卷二

五

其言矣况潔白二字曾見之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
此但以物言並不以德言也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稿又名姓

朱樟鹿田較江發岷源較

四書索解

仁和王錫百朋氏輯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句

字以具備意義者皆以五言字又當

予避人崇仁縣時駱叔夜明府同陳石麟進士訪予東明寺聽寺僮讀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句叔夜曰辟焉句如何佳得辟了後是如何予與石麟俱不能答既而讀故好而知其惡句叔夜又曰故字如何接得下又不能答次日予過石麟許石麟出康

四書索解卷三

成註并集註同闕康成以辟作譬解言以身取譬也從好邊說集註作偏僻解從惡邊說然于故字上焉字下究不能佳亦不能接下

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

論語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句

孝者三句不須解但以註說觀之則上老老三句明有三上字三民字反只說意義孝者只三者字反當說人故有以孝弟慈與事使統屬一人者則其人祇一事君使民之人與大學之明明德于天下而先治國與齊家者有異也若以孝弟慈屬一人事使又一人則在孝弟慈者有三輩人在事使者有四輩人紛

紛聚訟嘈雜極矣必不礙大學又不嘈雜亦須有說
以處此

父母惟其
疾之憂

問孝而以父母憂疾答之不可解若謂父母愛子故
子當孝則父母愛子何所不至而止以疾憂已疎矣
况武伯問孝是請孝法不問當孝不當孝也且父母
當孝不論報施若父母愛子而子當孝是報施也萬
一父之憂子疾如第五倫兄子往問而已子不往問
將子便不當孝耶况有虐子者耶

吾以女爲死矣日
子在回何敢死

四書索解

一

畏匡章極不可解吾以女爲死何故突以死爲問子
在回何敢死何以知子在且死則何以有敢不敢往
在廬陵講堂吉安鄉官張貞生長沙舉人王岱謂子
之一問恐顏淵赴鬪而死而宣城高阮懷非之曰赴
鬪必按實子畏蒲時家語載公良孺以車五乘相從
且有兵器故可鬪顏淵無是也且鬪亦不期必死若
謂師死則弟必殉之則師弟赴死古無明據卽忠臣
殉君亦必有益于君如比干諫諍寧俞橐餠類若君
死亦死則止徒人費子車氏之流聖賢所不許也時
四座愕然湖西施使君卽起坐長揖曰若胡氏請討

復讎之義當如何阮懷曰此更不必然者天子不爲匹夫復讎周天子僅亦守府時已無方伯將欲誰告且匡人非夫子讎也陽虎暴匡人而匡人報之是匡人讎陽虎陽虎且不得讎匡人夫子焉得以陽虎之讎認爲已讎向使天子可告方伯可興師問罪則匡人有辭顏淵此舉爲鹵莽矣且解經須逐字逐句皆有着落顏淵既後則彼此違失其不相知儼然矣乃曰子在則卽此二字自有解說今于夫子顏淵一問一答全然不曉當日之義但曰子在而不鬪淵何以知子在萬一不鬪而返而子已不在則將仍返故處鬪耶抑已之耶時座客皆離席請阮懷解說阮曰吾唯不能解以有此疑也遂約次日再會以各陳己見因相視嘆息而罷

四書索解

三

論語漢註與晉註俱不能解至唐韓退之則改死字爲先字似于文稍順然祇以後先爲詞則意旨疏淺無義理記者多事矣此皆不能解經而改經以爲說者

解見聖門

釋非錄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
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

管仲不能死又事讎夫子不責其不仁亦已矣乃反以死事者爲匹夫匹婦自經溝瀆盡情奔薄誠不可

解然此一言者出于聖人之日記于七十子之乎傳
之數千年顯顯白白雖穉子無知亦必劇心剔腎刻
求其義乃集註引程氏之說以爲之解謂桓公是兄
手糾是弟故仲可不死且可事桓若使桓弟而糾兄
則聖人此言母乃害義之甚故萬世反覆不忠之亂
乎其言侃侃然理直而氣闢想夫子亦岌岌矣乃歷
考諸書則桓實是弟糾實是兄夫子此言正是害義
之甚故萬世反覆不忠之亂如之何如之何向使程
子不深考而作此言是誣聖人也使亦知考據明曉
顛倒而故作此言是直詬斥夫子也名忽可弁薄夫

四書索解

四

子不可詬斥也匹夫匹婦可常反覆不忠不可當也
然則夫子此言程子誤解也究之當何解也

按子糾兄小白弟歷見春秋三傳及管子荀子莊子
韓非子尹文子古本越絕書凡春秋以前文字皆曰
桓公弟子糾兄且曰桓弟殺兄惟荀子云桓公殺兄
以返國而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引荀子語改殺弟
以返國章昭註云以漢文是兄忌諱故也其他無有
稱子糾弟者

史記漢書載薄昭上書事而史記云襄公次弟糾次
弟小白劉向說苑尊賢篇曰謂桓公仁義乎桓公殺

兄而立非仁義也

當仁不讓于師

當仁不讓集註謂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何遜之
有此言甚明但仁既自有則爲仁之功但當勉已何
嘗有讓人而故自弛者且當仁當字極不可解當有
二義一當值一擔任也仁存于心未有入心而適相
值者亦未有人心而可擔當者則禋一當字已無解
說况遜師也

鮮能知味也

中庸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此似不需解者然亦不

四書索解

五

可解人無不知味者據春秋傳天地有明性以生六
氣而首發之爲五味是人之飲食皆因地之知性以
受天明察純以知覺爲事焉有飲食不知味之理大
凡人不知味必其不食人不學不知道比之不食不
知味故學記曰雖有嘉餼不食不知其味也此易解
也若食而又不知味則必有別用其知者如發憤忘
食知在好學食旨不甘知在愛親三月不知肉味知
在聞樂大學所云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此亦
易解也至於嗜味有不同而知味則一如同嗜則同
知其味世有好饜誰不知之孟子所云如使人之嗜

味性與人殊則天下何事皆從易牙之味此又易解也。卽或嗜有不同如屈到嗜菱文王嗜昌歆會稽嗜羊棗類然亦知所嗜之味并知所不嗜之味漢書所云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此亦無不可解也。乃曰莫不飲食則盡人言之也曰鮮能知味則是不知味者多而知者反少也此則大不可解者而舉世之人自南渡以來六七百年間恬然安之從未有起而疑之者是人皆知味反曰不知人皆不解經反未有知其不解者子謂子路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真匪易也。

四書索解

六

夫子爲衛君乎

夫子爲衛君不可解爲者助也豈有拒父之君而可助之者然而冉有疑之子貢問之則在夫子當時作何助法見于意耶抑見于事耶不可解也然且以夷齊入問而卽決其不助則豈有一爭國一讓國尚須比較而後得決者且卽此一問亦何以見得不助不可解也。

幼嘗講學留軒座有問及者蔡子伯曰此在公羊傳有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不以家事廢國事此可助也然而齊廢父命夷廢先公立長之命而俱稱賢然

且各廢國事而各不以爲怨此可不必助也衆皆稱快獨張南士又曰此公穀有誤者春秋公穀不見策書與本事多不合而其書則尤早出于漢世故漢儒多承其誤若據本事則衛靈兩命公子郢猶是私命至立後之告則夫人三揖皆未與聞而謂輒有王父命乎然不終其說而罷

及予在蔡州觀春秋經文及左傳策書知衛人與夫子皆有實爲爲衛君之事與意與父命王父命諸論絕不相合深嘆南士有學而特於論語則終不可解據策書在定公九年衛靈齊景怨晉之久以齊魯衛

四書索解

七

爲屬國而世責朝貢遂同謀叛晉邀魯共事而晉趙鞅患之將遷衛所貢里社五百家之在邯鄲者實之晉陽以絕衛往來而邯鄲大夫趙午不卽遷遂殺趙午因之午之親中行范氏叛據朝歌而趙鞅圍之當是時衛靈齊景與魯定同救朝歌而不謂是年衛世子蒯聵得罪南子而奔宋反遠依趙鞅轉而拒衛已大變矣至次年定公死哀公初立仍于哀之元年與齊景衛靈三國伐晉而不幸衛靈又死趙鞅乃用陽虎計借納蒯聵以伐衛喪帥師入戚是伐喪當拒借納君以報宿怨其意叵測又當拒且晉所怨者靈也

靈甫在殞而報怨者已在境雖非納君亦定無拱手而聽之者是不可不拒况晉為齊魯衛所共讎衛礙世子齊魯不礙世子也則又不得不拒故當時衛人無不以拒晉為能事者然又不卽拒至是年之秋齊衛二國使鄭師輸粟以救朝歌此靈公未了事也乃鄭師擊趙鞅幾死而蒯聵反執戈奮擊大呼先王先公以救之敗鄭師于鐵按靈公此時未葬無蓋左氏過信晉策書于內傳稱呼文祖襄公于外傳稱昭考靈公亦誤是衛人縱不為衛君亦當為衛并遣師隨之同圍晉蒯聵于戚是衛人為君雖見成事

四書索解

八

吾猶以為相助之不早也若夫子之為衛君則其意顯然春秋哀元年書齊景衛靈伐晉二年書衛靈公之卽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年秋八月又書晉師與鄭師戰于鐵鄭師敗績至三年始書齊國夏衛石曼姊師圍戚其歷惡鞅蒯斥晉為衛明見簡書所謂無其事而有其意者其後哀八年夫子還衛且與出公相周旋亦皆此意乃論語直曰夫子不為吾不解也且其所云不為者又祇以讓國之安心與否為言是豈伐喪納戚時國命呼吸固不當讓而後此十二年中太子居戚或當不待其與變而先

揖讓而避之也與然此等事既無書可考無成事可引據而聖人精意則又隱諱而不得發故曰真不解也

喜怒哀樂皆中節

喜怒哀樂皆中節必動察而後得之近上蔡張仲誠爲中州理學儒者謂心意有動察性情無動察喜怒哀樂之未發卽天命之性也發而皆中節卽性所發之情也幾見喜可察而後喜怒可察而後怒哀樂可察而後哀樂者喜之所發一察便不能復喜若能復喜則僞喜矣故夫子不動察哭顏回而不知慟遇舊

四書索解

九

館人之喪則一哀出涕苟動察則脫驂之贈不可已而予向亦體驗之而深信其語然而君子慎獨與中庸致中和究作何解請各思之

子貢問仕子路問成人

往在道南書院說論語大旨有以子貢問士子路問成人兩章送難者謂夫子重才而輕德重有爲而輕有守使不受命與小才節文似不得與孝弟言行斷義利死患難忠臣信友同類並稱而乃反趨而上之斯已過矣然且以言行信果爲小人以正誼明道節概赫然六行五品無少闕者爲今之成人一說今之成人上有

目字當是子路語然于經經小人節又說不去矣惟降之又從而鄙夷之

若是者何也學者不體會聖人立教精意妄執臆見甚至以行已有恥與節文禮樂鋪張盛大以壓勝之夫行已不過躬行耳有恥不過四端之一禮樂不過六藝之兩耳况夫子不舉大舜之知伯夷之廉而舉春秋極猥瑣者爲人士榜樣而學者必欲張大而壓勝之則亦小人之腹矣若此者其一定意旨當必有在所藉有識者之切示之耳

孟子自齊墓于魯反于齊

孟子自齊墓于魯反于齊一似將葬而始歸哉葬而

四書索解

十

卽出不終喪而爲齊卿者此是何解據夏商之制臣有父母之喪則三年不呼其門故曾子曰夏后氏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謂卽有未了之事亦于葬後盡致之惟周人不避金革而再期之後卽可從政毋論孟子客卿原無未了之事卽冠戎金革不涉先生且殯次門內葬次門外亦居喪要禮孟子方教滕文行古制居廬不言豈存身甫三處而卽可離門內外者

明儒郝敬求其說而不得乃自爲解曰禮凡尊者有賜必明日往拜惟喪禮前歛之明日但拜君命及衆

實而不拜棺中之賜故贈襚之賜拜于墓後是時孟子仕齊喪母齊王必以卿禮來贈含襚而孟子以棺中之賜不卽往拜至三月歸葬之後然後反齊而拜王之賜然又不至齊而止於嬴者禮衰絰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境爲壇位率鄉而哭此喪禮也今自魯至齊遂于境上嬴邑爲壇位成禮而畢然後反魯此在漢唐宋以來二千餘年無解者而一人知解之卽是聖人之徒惜其言之仍未確也

據云孟子喪母王必以卿禮來贈含襚而孟子以棺中之賜不卽往拜彼何以知王不來弔耶小記有國

四書索解

十一

君弔臣之文禮運國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故衛靈弔柳莊齊莊公弔杞殖豈有齊王不弔孟子者卽遣人來弔亦君命矣君命則拜在明日不當在三月之後况含襚有二禮一是君親臨者一是遣送者皆君命也君命無不拜所謂不拜棺中之賜者謂不拜賜物而拜君命耳若謂棺中之賜至三月葬後始拜出自何書况嬴在齊南去齊都三十餘里卽春秋所稱公會齊侯于嬴者果是拜賜亦不當如是之遠也且禮衰絰不入公門非謂不入國門也若爲壇位而哭此出亡之禮非喪禮也

大凡說經忌杜撰郝氏于諸經非無見解而徃多杜撰不惟不能捍經反足爲經禍此固大叵信者但此節自郝氏解後從無問及亦屬憾事嘗謂記者每記事必有詞例事不能解或卽于此詞例求之自者從也此言自齊謂母喪自齊抑謂孟身自齊與反者還也葬後有反哭之禮謂葬訖而還哭于死所也此所言反當還于母之死所與抑當還於孟子之客所與吾皆不得而知之也且葬非徒葬而遂已也葬之前有養疾升復歛戶殯將諸節葬之後有卒哭作主祔廟還至諸節若孟子在齊而孟母在魯則豈有不赴養不送死至臨葬而始歸者又豈有不反祭于母之室不守至于母之寢而一葬而卽可置諸節於不問者則其稱自稱反必自齊必反齊夫豈無說而云然者耶何也

四書索解

卷三

孫叔敖舉於海

孫叔敖非楚公族杜預服虔註左傳誤以爲艾獵與焉敖合三人爲一人最是可笑孫叔本蓼國處士楚莊王滅蓼而後用虞丘之薦舉以爲相並非爲氏其誤以爲敖爲孫叔者以放名相同且同見于泌之戰而又誤爲艾獵者以宣十一年艾獵城沂是令尹十

二年孫叔戰泌亦是令尹兩年一官必是一人而實則泌之戰孫叔爲令尹帥師薦敖爲太宰僅典軍政兩官兩事然且薦敖典軍政指前時入鄭言不指泌戰故有謂薦敖此時不在軍者其以叔爲敖本屬誣妄卽使孫叔是薦敖當亦不是薦艾獵何則薦敖與薦艾獵又非一人也若艾獵本司馬薦賈之子而艾獵之子馮又爲司馬直是世卿此與孫叔薦舉爲相并其子貧賤負薪楚莊感優孟之言而始封以其父之食邑全不合也故孟子特加舉字編諸伏處之列校之荀子呂覽史記以及劉向之說苑新序列女傳

四書索解

十三

歷有明據特諸書稱期思之鄙人期思本蓼國與蓼相近而後入于蓼故封蓼寢丘其在西漢地理志名寢縣在東漢郡國志名固始侯國去海數千里並非海濱乃曰舉於海何也

百里奚

又非一人也

百里奚自鬻于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

公此是繆言故孟子不許然其說自可解者莊子百里奚飯牛而牛肥是養牲也國語周王子頹好牛奚少時以養牛之術干之是以養牲干進也惟五羊之皮則實爲秦繆贖奚之物秦紀晉獻滅虞以奚勝于

秦而奚逃楚鄙秦繆以五羖羊皮贖之而舉以爲相
故當時稱五羖大夫以爲此五羖羊皮所贖官也然
而非舉于市也或曰國策曰舉之牛口之下以養牲
言不以贖奚言然而亦非舉于市何則田宅豢畜市
販畜奚雖飯牛顧未嘗販牛也市何也

費惠

公惠

費惠公小國之君何據戰國無費國惟魯有費邑爲
季孫采地然並無稱君公者或謂戰國魯衰降魯稱
費此大謬說毋論世家所載自哀公後歷戰國九公
而後魯爲楚所滅卽孟子稱魯繆公昭然也或謂季

四書索解

一四

氏入戰國子孫居費遂以邑爲國而僭稱公則亦無
據從來大夫食邑但入其賦稅而不居其地孟孫不
居邾叔孫不居郕季孫焉得獨居費卽他書姓譜有
瑯琊費氏梁相費君是季氏之後然祇以食邑爲氏
如趙衰氏原展禽氏柳下並不必居其地也然而稱
君稱公稱國者客嘗以問予予漫應之曰古都邑與
國原可通稱如商國曰商邑王國曰王都類而都邑
之長卽可稱君稱公如舜稱都君齊棠邑之長稱棠
公類况費邑稱君其來已久觀劉向說苑謂魯人攻
邾曾子辭于邾君邾卽費也是在曾子時費早稱君

不必惠公矣。乃其中尚有可疑者。前文百乘之家是孟獻子也。邑雖稱國不得加于百乘。費卽稱公亦不得加于孟孫氏。今儼然列作次第百乘之家。遠不如小國之君則何也。然且呂氏春秋有云。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豈有季氏一邑而居然與鄒魯滕稱四國者。則或別有一小國如顓臾郟極參列東方。未可知也。况夫子墮蕢在定十二年與哀悼相去不遠。既已墮之而毀其城。夷其宮。收其甲兵焉。得曾子居剡而卽有剡國。君臣主客周旋之事。其非季氏邑又鑿鑿可知也。然究何據也。

四書索解

五

衛孝公

衛孝公公養之仕不可考。孫奭疏謂卽是靈公。史記春秋年表衛靈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又孔子世家衛靈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此公養實據。然前文明列靈公爲際可之仕。孝公爲公養之仕。豈有兩公兩仕。明白分列而可以一公兼兩仕者。此不惟無此事例。且并非文例也。若集註疑是出公。此最可信。夫子哀八年反衛。正值出公周旋子貢所云爲衛君子路所云衛君待子爲政。正在此時。雖靈公至出公中間尚有蒯聩及

公子般師公子起三君而蒯賾諡莊公般師與起皆隨立隨出不立廟諡則孝公一諡必是出公但出公拒父而反諡曰孝似乎譏之然古有貶諡並無譏諡當衛拒戚師原是拒晉不是拒父故晉師既去太子云入保而卽安于戚越十二年未嘗一拒太子而反爲太子所逐是爭國在莊公不在出公也卽出公奔四年必待莊公死後公子起又奔而後入國是後此出入亦未嘗于父子間有所爭也故衛人皆爲出公而子路子貢高柴輩亦同時仕衛而夫子不使之去意者孝公之諡衛人表微而他書軼之孟子獨存之

四書索解

二六

者與論世難明全藉考據此所待乎鉅儒之考之復解之豈細故與

公于未嘗于父子間有所爭也故衛人皆爲出公而子路子貢高柴輩亦同時仕衛而夫子不使之去意者孝公之諡衛人表微而他書軼之孟子獨存之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胡綿安國期較
凌紹願繼滄

四書索解

四 仁和王錫百朋氏輯

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

不惑知天命自有一實在境地非身臻其域者原不能舉似親切但集註以事物當然所以然解之則倍不明自從來六經言學並無有以當然所以然作功候者且當然所以然不過是事理二字學者行此事便當知此理頃刻了當不待轉盼且有知其理不能

四書索解

行其事者豈有冒昧行去遲久方曉之理若然則章

句解大學格物為窮事物之理其功候在誠正之先

所云先知後行者此何以獨在行後且何以大學窮

理在十五時而此又俟之四十五十是自矛盾也况

其所云當然所以然又分別不清立是行當然不惑

是知所以然知行與事理俱了當矣乃其註不惑曰

于事物之當然皆無所疑而于知天命則又云知事

物所以當然之故則于行之後先有非事非理之知

在所以然之前而于知之後則又有所以然之故之

理在當然之理之外吾安從知之

又况天命二字自有確解中庸引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曰天之所以為天蓋指至誠不已所謂文德與天德也則命本天之所以並非事物所以且祇一層功夫無兩層功夫若僅以事物所以將流行賦物認作天命則湯告眾庶卽曰惟皇降衷順為常性未常曰民不可使知鄭子太叔論六情明明言好惡喜怒本天之六氣所生並不俟四五十始知得也且所以為天卽是此天不必分別嘗疑集註解民可使由二句謂由理當然不知所以然祇一理而有當然所以然之分今蓋茫然矣卽所以然之故不知所以然

四書索解

一

是天命故是天命總不可解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耳順從心所欲亦不可解集註以耳順為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從心所欲為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兩下比合非不斐然可觀亦思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生知安行之事何以至六七十始遭此境且不思不勉一齊俱至必不思而得者十年然後能不勉而中亦必無之事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集註不解作字但曰妄作妄作是作個甚麼作事耶

抑作文耶。按作者造立之名。天下造立祇兩種。除作文外。總是作事。然須着一邊。故漢包咸註此謂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則指定是作文。且以春秋時異學爭出著書滿天下。各行其說。故言此示戒。正與篇首述而不作。作字相爲發明。此亦無不可者。但不從其說。則亦應直註曰作者作事也。溷則無可解矣。且此但言作。未嘗言知。知者作之之法。毋論作事作文。必須有知。卽不能知。亦須曉作之之法。作事耶。則必廣聞見。審善惡以濟其事。作文耶。亦必需廣聞見。審善惡以資其文。此雖非知而作者然。亦次于

四書索解

三

作者之知。蓋所云次是知作之次。非次于知也。近講師以求知立說全忘却而作之三字。豈通解與。遠宗曰。觀多聞二句。微近篇籍其詳。見略聞又頗與所見異詞。所聞異詞相合。故漢朱雲傳贊云。世稱朱雲言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則實指作文矣。但無定解耳。

忠信重祿

忠信重祿不可解。章句謂待之誠而養之厚。則君待臣無言。忠者春秋傳有三事。其一民事。忠信則忠信者民之事也。卽又有忠信之長語。亦就臣之爲師表。

者言之。若謂養士之厚，則指平日教士言，並非祿養。周制班祿有等，最下是士祿。與農、民、口、食、庶人在官廩給同。其差次未嘗厚也。且祿定于位，自上卿至下士，皆有一定，並無畸輕畸重之典。如謂先王班祿準之官民如其常制，即可稱重。則所謂重祿者在先王班祿時已重之也。將所謂忠信者，又是何時先王忠信乎？抑後王忠信乎？九經曰：勸士，誰勸之乎？

嘉善而矜不能

中庸嘉善而矜不能，章句無註。以遠人行旅偶出其塗，原無有旌別淑慝之典，可藉考據。然亦須有着落。

四書索解

四

且經無晦句，旣稱明經，則更當力求其義，使之可安。乃大全小註，直以游士當之。夫春秋以前，有閒民而無游民。游，卽斥之。况已稱爲士，則自入塾就傅以後，凡居處游息，不由校學。惟遊教見擯者，然後移郊遂而屏四方。他無是也。况遠人有實指王朝，以異姓爲遠人，如鞏簡公好遠人，列服以異國爲遠人，如遠人不服，類若遊士，雖不遠千里，然無稱遠人者。九經遠人，漢儒以蕃國諸侯一項當之。宋儒增賓旅則賓已，在朝聘中與遠人無涉。况游士也。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足食足兵與民信列爲三者不可解若集註云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于我則益不可解兵食民信唯漠不相須故稱三者若民之信之由于兵食則二者矣且惟漠不相須故可去兵又去食若信由兵食則兵食一去而民信將并去矣倉廩不實武庫不修而欲使教化後符而信民將如之何

必不得已

已而去

不

映

云

去

倉

廩

誠

而

必不得已而去亦不可解夫不得已非空一說過必如何是不得已往求其說知國家難處別無他事惟荒札軍旅周官所謂荒政與軍政者此一凶一荒可

卷四 四書 索解

五

稱不得已之事他卽無有矣特此二事若在荒札正需食在軍旅正需兵豈有倉廩旣實武備旣修而反從而去之之理夫子與子貢窮極到底此處亦須討一着落不知所云去者是旣足而去之耶抑此在行政之始兵與食原未曾足但不使之足便是去耶凡事須體認天下有兵食足而不得已之事斷無去兵食而反得已之事則旣足而反去之固屬誕妄然但不使足則何以先必曰足且何以不得已事必剛在未足之前萬一旣足而有不得已則又何以處之此非不使足三字可模糊過也

於斯三者何先

三者求先去則必民信亦可去特先後間耳不知民信當如何去法此亦千載來無疑及者

民無信不立

民無信不立不可解集註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此立字何義至講師增曰無以自立于天地之間則此立字是立身之立百姓無信何難直立天地間此與士人較量品行必俯仰無愧怍不相干也乃集註又云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則仍解民信不解不立而且此一信字又似民信又似君信不知誰信信且難明立又安論矣

四書索解

六

兵去

周制用井法皆藏兵于民民卽兵也民不去卽兵不去又安有專去其兵與民信民字截然兩分之說按周禮鄉遂公邑賦徒役稍縣鄙都征車乘雖有車徒之分然其所賦人給使不一卽喪祭蒐狩外或佐兵甲且以助輜仗擧輦諸役而不立兵名並無有一兵在民外者至春秋諸國漸設行徒如魯僖伐楚卽有蒸徒增增列于車外而晉霸毀車爲行吳且興甲士以爲徹行故左傳有崇車崇卒之文崇車者車兵崇

卒者徒兵也。晉悼有中軍什吏率其卒乘之。文卒乘者徒兵與車兵也。嗣此車兵之外別有徒兵而車徒兩兵則又加于丘甸賦車鄉遂賦人之外而自爲聚散民是民兵是兵而兵與民離矣。是兵民之離起于叔世去兵之說全非古法集註並不註及而夫子論兵則又不當直以春秋卒乘爲訓。此千古疑義不當概置之不問也。

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節

尊德性而道問學節不可解章句以尊德性承洋洋言謂尊天德也。以道問學承優優言謂行禮教也。則

四書索解

七

下四句分承或以廣大高明故厚推發育之原精微中庸新與禮循經曲之數亦頗相近乃不知何故以

存心致知四字鑿鑿分配毋論廣大高明與存心慎

獨不睹不聞不甚合天下豈有中庸與崇禮而可

言致知者此指白爲黑五色不自言而人之兩目不

可掩也。然且上截存心下截致知學者用功不知從

何一截下手乃爲之說者又曰致廣大溫故二句是

知極高明敦厚二句是行則既已橫截又復直劈上

下四旁如九衢然欲求一入德之門有頭有緒亦難

言之矣此中庸君子誠之者一大要功果宜如何必

有能解之者

妻子好合兩節

妻子好合兩節自然是承應高遠自卑邇之意但集註混註一句並無分別則以高卑言之父母高而妻子兄弟卑其爲自卑意原可解也若以遠邇言之則謂妻子邇而兄弟遠已於倫次有乖迕矣如謂父母遠而兄弟妻子邇則直是悖逆無道之言恐非子思所敢出也或曰此當分屬以妻子節屬遠邇父母節屬高卑兩相承應則離逃兄弟密邇妻子其在秩敘五品者亦必不然

四書索解

作者七人矣

舊本以作者七人句連上賢者辟世四句統作一章故從來解者皆以隱士當七人之數特明註七人在漢晉儒者不無太鑿然既有數目則亦當考其實不然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並無經據亦只是漢儒馬融之註何以婦人爲文母爲邑姜必斤斤較定也若程氏謂作者謂聖別引義軒堯舜等爲七人則于易繫聖人作而萬物覩神農氏作黃帝堯舜氏作諸作字似較親切然必作者謂聖明明有創制顯庸開物成務公然傳世者卽不能鑿指某數若祇興起在位

以振爲作如尚書作之君孟子賢聖之君六七作之
作則又何止七人矣每欲于此審其實有不能者

包咸註七人在論語卽長沮桀溺荷蓑石門晨門荷
簣儀封人楚狂接輿王弼云七人卽逸民謂伯夷叔

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云七人當與

上四句合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蓑長沮桀溺辟

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簣楚狂接輿辟言者七

當爲十字之誤史記七等多是十字所誤以篆文相近耳

朝聘以聘

往入館時值康熙已未上計行覲禮侍班禮畢同館

四書索解

九

諸君陪益都相公憇萬柳堂益都問朝聘以時予曰

漢唐儒者皆不識朝聘之時况今日矣益都喟然曰

朝聘大事且尚書三禮多載之豈有漢後都不知其

時者顧徐華隱曰章句如何華隱舉章句謂比年一

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益都曰此得非時乎予

曰此是王制文然雜舉他禮並不知爲何代典制此

在先儒有非之者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直見之聘

義然是諸侯交相聘之禮舊註所謂諸侯聘諸侯者

故鄭子產與子太叔舉晉霸所定諸侯聘晉之禮亦

云無歲不聘云三歲而聘與此正合非天子禮也若

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並不知何代之禮先儒
賈逵服虔輩疑必是夏商禮以虞廷四載一朝尚書
周官六年一朝俱非五年此必歷代漸增其減于虞
廷而增于周官者定是夏商故云然然而周官六年
明見尚書中庸九經所云文武之政正是周制則此
朝聘之時當據尚書周官文而不謂彼此所記一往
不合間嘗叅考諸書知周禮一法有六年六朝六年
三朝六年兩朝一朝之別與尚書異春秋傳又一法
有歲聘以志業謂每歲一聘間朝以講禮謂每三歲
一朝再朝而會以示威謂每六歲又一朝與尚書周
禮又異此可知乎益都大驚屬予與徐華隱吳志伊
三人究竟其禮皆俛俛無所定志伊但存其說記于
所輯約禮篇之末

四書索解

十

及予歸草堂距向主客時越三十年及門以予病請
予說四書不可得會會稽章泰占嘉興陳自曾來堅
請予說中庸因及朝聘句重理其說且較諸經及漢
唐儒解此者

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
周禮大宗伯春見日朝夏見日宗秋見日覲冬見日
遇時見日會殷見日同

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蕃國世一見

春秋傳昭三年鄭子太叔曰昔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又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

按鄭游吉明云晉霸令諸侯之禮而鄭氏註大宗伯文引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作朝聘天子禮則誤矣叔向明云明王之制使諸侯自相朝禮有歲聘間朝諸

四書索解

十一

文而杜預又謂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狩朝于方嶽之下如周官文則又誤然且賈疏以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諸文註之時聘下謂侯服年年朝甸服二四六八十二年朝男服三六九十二年朝采服四八十二年朝衛服五年十年朝要服六年十二年朝附會鄭註而俱不得合孔疏于尚書註明云周禮無此法無六年一朝之事乃又以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附會左傳卽註左傳亦明云與周官周禮無由得合先達通儒未有解者古書亡滅不可備知乃猶以再朝而會當周官十二年巡狩之文竟

以十二年當六年且不知三年一朝是何朝法其他不得明白處不能指舉是卽此一朝聘禮欲求一定時而不可得况禮中大小諸節目乎知禮者審之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知及之十一之字須是一義集註以知及仁守兩之字屬理莊蒞動之兩之字屬民則于十一之字作兩截矣漢包咸謂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必失此以之字屬官位解與易繫何以守位曰仁相合且曲禮有蒞官行法語卽莊以蒞之亦相合然于動之有礙矣若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則

四書索解

十一

十一之字俱指民言此似不誤但通變安性俱以仁知從民上見得與莊蒞動禮全于君身見莊禮者仍是兩截至正義兼包顏兩義曰此總論居官臨民之法則公然分屬與集註兩截何異此亦不能有定解者

守死善道

守死不可解守至死耶抑守其死耶生死亦大矣何以必守其死死何以可守且未有篤信好學如是用方而但守一死者若守而至死則守個何物本文何處可着守字盡亦思之

性相近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性是天德故子思以天命二字指定之豈有夫子言性與子思異者乃其云相近集註惟恐與孟子言性善有礙因以此性字爲氣質之性則稍杜撰矣六經從無以氣質言性者王草堂云尚書言天降恒性易繫言繼善成性禮記言人生而靜天之性皆本天命言並不雜絲毫人欲故曰善曰性近蓋相近卽善天下善人不必皆一樣堯舜也若氣質則如禮記所云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安得相近乃儒者將氣質二字綴在性上此始于程氏而集註因之已不可解及其

四書索解

七

註上知下愚不移則竟承上性字謂相近之中又有善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則不特此性非性善之性將公都子告子所言諸性外別有相近而又一定不可易一等既非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又非有性善有性不善可怪之甚乃程子又云性無不可移人苟以善自治亦無不可漸磨變易則又授其權于習此正荀子性惡需習所以尊教之說而又不自知也凡此皆大不可解者也

齊人將

齊人築薛不知在何時按國策齊湣王三年封田嬰

于薛稱爲薛公及四年田嬰將城薛而諫者沮之則
所云齊人築薛應在湣王之四年以前此未嘗有城
薛事也然此時孟子方去齊游滕并游宋薛則不過
在齊宣末年與齊湣城薛似不相合且孟子游薛薛
尚未亡而時適有用兵之事故其餽孟子曰爲兵曰
問戒雖趙岐註時人有欲殺孟子者此無據之言深
不足信然要之用兵何事與築薛何時請問漢後儒
者能言之乎

宋王齊楚
惡而伐之

孟子于魯平滕文皆止稱公獨宋以小國而反稱王

四書索解

十

則其所稱者自當明指曰此宋何代王集註謂宋王
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
也此襲舊註而可疑者據國策史記皆云宋君偃始
僭稱王而旋爲齊楚魏三國所滅則宋稱王者止偃
一人獨其稱滅滕伐薛則僅見之國策占雀篇而其
言不實春秋正義謂滕三十世爲楚所滅杜氏釋
例又云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若竹書紀年又云於
越滅滕此無可考者然云宋滅滕則不然據孟子自
去齊以後卽游宋游薛故有在宋餽廬之文然而孟
子在宋滕文且過宋而見孟子則宋王滅滕自無此

事况註曰嘗滅滕則似前此者尤屬荒唐若其稱宋王與齊楚並伐則總難實指考宋僭王在齊湣六年宋君偃十一年之後與孟子去齊游宋祇在齊宣之末湣王未立之前年分不合此時焉得有宋王之稱且孟子游宋時齊楚未伐宋也宋世家明云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伐齊南敗楚西敗魏軍齊楚皆指爲桀宋至君偃四十七年年表作四十二年當齊湣三十八年蕞伐請伐宋然後齊楚魏三國共伐宋殺偃而分有其地則是桀宋伐齊楚齊楚未嘗先伐宋且齊楚報伐距孟子游宋時已不啻三十餘年其年分事蹟

四書索解

五

統不相合此皆不可解者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

春秋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而孫林父使尹公佗庾公差追公之事孟子時策書未出而傳聞互異故言如此此在註經者自應明

據本事指其同異豈有依文訓解一若春秋實有其事者趙岐避讎在安丘複壁中註孟子其腹笥未備或詳或略自可見諒若集註則不應有是矣今按其事子濯孺子尹公之他庾公之斯是師弟子三輩在春秋傳則公孫丁庾公差尹公他是師弟子三輩其

間同異亦不甚遠祇春秋傳是審殖孫林父以臣逐君事與列國汎常相侵不等孟子引此証師弟子弑逆或恐夫義輕重較難比擬故特諱其說如薄昭上淮南王書稍變其事與抑亦所聞有異如司馬遷記趙氏下宮事與春秋傳原不合與滕定公滕定公滕文二公在諸書俱無考據趙註引古紀世本謂滕至戰國惟有滕考公麋及其子元公弘與此相值意者後世避諱故改考爲定改元爲文與然此亦臆度之言

四書索解

十六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

宗廟之禮以大饗言故宗族俱至雖禮冠諸文而宗廟所重專在合宗故目所以序昭穆特昭穆不同有生人昭穆則工史書世有死者昭穆則宗祝序廟次此在宗廟中應序死者而前儒反指生者以廟次一定毋庸再序祇以天子諸侯分宗別族未免渙散非大饗宗廟不得合序故祭統云惟有事太廟則群昭群穆感在而不失其倫若牷祭便無此矣章句謂宗廟昭穆子孫亦以爲序則大謬不然祖宗廟次與子孫世次截然兩事周之懿孝姪居叔上魯之閔僖弟

在。兄。前。使。子。孫。依。之。以。爲。序。不。大。亂。乎。且。生。者。所。序。必。有。祿。位。不。知。周。公。太。師。召。公。太。保。凡。爵。尊。者。與。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類。凡。有。事。者。概。誦。而。列。之。昭。穆。之。中。抑。別。有。序。事。序。官。在。昭。穆。外。者。此。皆。極。大。極。關。係。一。典。禮。也。豈。可。漠。然。不。解。及。也。而。于。是。謂。

祿將

千京

節文

節文

節文

節文

節文

祿。將。于。京。不。可。解。古。無。外。服。諸。侯。助。祭。京。師。之。事。尚。書。六。服。五。年。祗。一。朝。而。周。禮。大。行。人。或。每。年。一。朝。或。兩。年。三。年。一。朝。猶。以。爲。煩。數。非。周。官。舊。制。豈。有。六。服。每。年。可。來。京。助。祭。之。理。卽。或。五。年。大。禘。可。令。一。至。然。

四書索解

十七

周。制。朝。法。各。服。分。年。朝。而。每。年。應。朝。之。服。則。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各。以。時。至。大。禘。在。夏。月。將。應。朝。之。服。復。合。東。南。西。北。四。方。諸。侯。而。共。會。此。夏。宗。之。一。月。亦。無。此。事。所。以。宗。廟。序。爵。辨。貴。賤。禮。前。儒。據。祭。統。文。王。世。子。諸。文。謂。序。同。姓。卿。士。之。爵。註。云。爵。者。公。卿。大。夫。也。而。章。句。不。察。增。一。侯。字。曰。公。侯。卿。大。夫。而。于。是。附。和。者。謂。公。侯。指。外。服。公。侯。伯。子。男。言。因。以。序。爵。屬。異。姓。諸。侯。此。是。誤。解。特。祿。將。之。禮。在。周。頌。儼。有。有。客。振。鷺。三。詩。而。尚。書。益。稷。有。虞。賓。在。位。伊。訓。有。侯。甸。羣。后。咸。在。武。成。有。邦。甸。侯。衛。駿。奔。走。台。誥。有。王。賓。殺。禋。咸。

格豈皆妄語與乃遍考經註如孔安國馬融鄭康成
賈公彥孔穎達輩但曰助祭助祭並不識是何祭且
如何助法其在三恪與六服諸侯必何時始來一助
自漢晉至今無一解者

周公使管叔監殷

管叔監殷監字何解據尚書梓材王啟監孔安國謂
開置監官則監是官名而周禮太宰職立其監鄭氏
謂公侯伯子男各治一國則監官卽五等諸侯然自
治其國與監殷無與也若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
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則以大夫監侯國與此不

四書索解

十八

合且方伯卽監官不知此監監方伯抑代方伯監他
國總無可考况監殷止管叔耳大誥書序又云三監
叛夫王制三監祇是官名此嘗實有人數乃孔安國
謂管蔡商而漢地理志卽以武庚管蔡三分衛地當
三監夫以武庚爲監殷已屬難通况管蔡自有封國
安能舍所封而分衛地此尤荒唐者乃集註則又襲
鄭氏說以管蔡與霍叔合作三數此據蔡仲之命而
又襲者夫監殷流言與叛截然三事先儒謂監一叔
叛二叔流言三叔霍但流言並不在監殷內者然則
監殷是何官三監是何人全未解也

